



上个月当我切完菜准备顺手扔掉切剩下的边角料时,母亲却把那棵白菜心珍而重之地盛在那个雪白的大瓷碗里,说:“这可是个好东西。”然后每日里殷勤地浇着水,小心翼翼地温柔期待,眼波里燃着温暖的希冀,仿佛她养的是一盆名贵无比的珍稀植物。

今天,我坐在书桌前闲着无聊翻看一本《纳兰词笺注》,在一阙一阙忧伤里倾听着那些轻柔的叹息。惯常地抬抬眼,就看见了对面窗台上正在盛开的“小小奇迹”,一时间,我心忽地颤了一颤,感动莫名。

多么让人惊喜。虽然没有层层叠叠的饱满花形,也没有浓酽醉人的芳香,它只是躲在自己浅浅皱皱的绿叶里,悄然盛放,但那是属于它自己的嫩黄的花,小小的白帮绿叶黄花,映在水里一片光影缠绵,在春的开梢款款盛开着,那努力而自我的姿态,别有一番风情。所谓粗头破服不掩国色,白菜花亦是花中一种,只要你愿意把它当作一朵花,白菜花当然也可以婉转绽放,静静娉婷。

母亲的智慧在于她愿意期待,愿意把期待奉于这般容易被人轻忽的一棵小小的白菜心。这小举动让我这个无聊的看花人可以在这样寂寞的季节看到美丽的白菜花,在这个不经意的刹那体

悟生命的奥秘。

此刻的一个小小决定,正是他日盛开的花朵,你种下了什么,终会收获什么,你曾经期待的未来,也正是你悄然迎接的现在。每一天其实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们活在每一个今天里。即使我们每天只是设法改进小小的一部分,那么若干天之后亦将是一个全新的自我。不需要太多的阳光,也不需要太多的水分和营养,一株白菜花在属于它的花期,也要认真地开过。

永恒的时间给予不同的生命以不同的期限。世间谁是百年人?地老天荒,我们也只能挥霍短短数十寒暑,而一朵花只开一季,花开花落就是它所有的春秋。这一株白菜花,一个寒假就是它的一个世纪。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我们和白菜花一样,都有属于自己“盛开”的期限,只期在地老天荒之前,冉冉花开,不负春风,不负此生。

我们无法改变生命的长短,也不能篡改时间的界限,却可以把握每一个易于流逝的瞬间,改变生命的宽度,努力把生命填满。生命只是不断消逝的、即刻的瞬间。我们能够抓得住的就是眼前那些被人轻忽的刹那。

当阳光洒落窗台,我们要像白菜花一样骄傲地开放。

(黎武静)

鞋子的爱情学

小米和莎莎约了我看电影,买了电影票发现还有将近半小时才开演,喝咖啡似乎太仓促,于是,不约而同地,我们走进了电影院旁的鞋店。琳琅满目的鞋子陈列着,任君选择。逛鞋店的心得是,每个女人都觉得无聊,而且试鞋的时候都很认真,因为,女人的鞋柜里总少一双鞋。

莎莎补充说:“试鞋的时候可以坐着,还可以休息,真是太好了。”小米有另一番观察:“鞋店的照明充足,从镜子里看自己闪闪发亮。”总而言之,我们三个人都在鞋店里找到了自我。

短短半个小时,我们试穿了不少鞋子。莎莎要找的是穿起来绝对舒适的鞋,只是舒适的鞋子多半不太好看。小米说:“穿着不美的鞋,每一秒都是折磨,我可受不了!”

莎莎自有解决之道:“长裤一穿就盖住鞋子啦,谁会注意这个啊?有什么重要的?”小米嘀咕着:“别人不注意,自己会注意啊。”

小米确实找到了鞋店里最

美的一双鞋,细跟、镂花、绑带,是她最爱的银色鞋款,因为是零码鞋,还有很好的折扣。她试了又试,走来走去,蹙起眉头:“有点挤!”

“脱下来,脱下来!”莎莎说,“不是你的尺寸嘛。”“可是这明明就是我的款式,我就是爱这种鞋嘛!”她执意不脱。

而我要的是既合心意又合脚的鞋子,实在很难遇到,因此一直坐着。

我坐在灯光明亮的鞋店里,忽然想到鞋子的爱情学。

小米要的是自己热爱的男人,但婚后争执很尖锐,最终离了婚。莎莎觉得相处容易才是最妥帖的,她找了个合适的男人,和丈夫过着不咸不淡的婚姻生活。我既不肯放弃热爱,又要融洽相处,故而一直单身。原来如此。

(网文)



喜欢和讨厌

电视台招考播音员,主考官问一位考生:“为什么想当播音员?”考生答道:“第一,我喜欢讲话,第二,我讨厌别人插嘴。”

殷勤的丈夫

丈夫抱回家一台吸尘器,兴奋地对妻子说:“我为你买了世界上最好的吸尘器。”说着,他把咖啡末、烟灰等许多垃圾洒在客厅的地毯上,“不信你看,只要我一按按钮,这些垃圾立即无影无踪,否则,我立刻

把它们吃下去。”

妻子听了平静地说:“看来你非吃不可了。”

丈夫说:“绝对不会!”

妻子说:“会的,因为今天停电。”

没法睡觉

同事:“小张,你的气色不好,出了什么事?”

小张:“我天快亮才回家,正要

脱衣睡觉,太太醒了,问我为什么起得这么早,我只好又穿上衣服来上班。”